

十八相送

花旦在前往塔县的路上看见了她熟悉的七里池塘，七里池塘岸上透迤着八里长亭。花旦拉开了车窗，四月的风灌进来，花旦听见一种美妙的人声混杂在草长莺飞的声音中，她的心事被风吹来吹去的，吹出了泪珠，后来她就伏在小生继华的背上嘤嘤哭泣起来。

小生继华握着花旦的手不知所措，他看了看周围的人，人们都在午后的旅程中昏昏欲睡，小生继华就拈起花旦鬓后的一络长发，凑到她耳边柔声问道，谁欺负你？好好的怎么哭了？

花旦仍然啜泣着，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吐出几个字，就像在戏台上的念白，稍稍拖长了音拍，所以花旦虽然压低了声音，小生继华还是听清了那四个字的内容。

《十八相送》你是说《十八相送》小生继华惊疑地问，你还在想那出戏？

十、八、相、送。花旦的吐字更加清晰了。

你还在想继璜？小生继华松开了花旦的手，他的脸上浮现出悻悻之色，他说，我就知道你还要想着他，我对你好有什么用？

我刚才看见他在池塘边走。花旦最后止住了哭泣，她发现旁边有人开始在注意她和小生继华的谈话，花旦一下子便噤声不语了。

但是车上的人已经在窃窃低语，有一只蜜蜂贴着车窗玻璃哧啦哧啦地飞旋，车尾箱子里的锣鼓随着汽车的颠动，突然会敲出些声音，除此之外你能听见的便是继璜的名字了。小生继璜离团出走已经一年多了，但人们都记得他风流倜傥的扮相和行云流水的唱腔；几乎每一个旦角都曾企望与小生继璜配戏，但他却在一个暴雨滂沱之夜不告而别了。剧团的人都知道小生继璜的出走与花旦有关，那一对痴男怨女，戏里戏外，真情假意，人们已经无意去缅怀或推断，现在他们一边谈着小生继璜一边朝窗外观望着，七里池塘从他们视线里退去了，八里长亭最后一片廊檐也一掠而过，塔县县城就在前面，除了花旦，并没有人看见小生继璜在池塘边徘徊的身影。

塔县的这个戏台又高又大，据说是多年前一个乡里豪绅为他的女眷们特意修筑的，那些女眷嗜戏如命，乡绅干脆就包下了一个戏班子，平时戏班子里的人就住在戏台下面。

戏台下面其实是一间巨大的屋子，里面放了许多床和许多镜子，可以住宿也可以化妆，从前的戏班子住在里面，现在的小剧团来塔县还是住在这里。那天花旦站在人堆里看着人和箱包一起往戏台下面涌，花旦突然尖叫起来，别进去，不能住在戏台下面！剧团的团长厉声喝斥了花旦，你又撒什么娇？到了塔县只能住戏台。他说，别人能住你为什么不能住？花旦脸色苍白，她的目光惊惧地在大屋四周扫来扫去的，她说，这么大，这么空，我害怕。团长说，你就是娇气，我们那么多人住在一起，怕什么？没有鬼的！花旦倚着门委屈地看着她的同伴们，她说，我不是怕鬼，我是怕继璜，我刚才看见他，他真的在池塘边走，他跟着我们！

花旦最近情绪反常，她说话在旁人听来常常是颠三倒四的，剧团里的人都相信演戏演多了人会痴迷，所以没有人留意花旦的那份莫名的恐惧，况且他们都认为花旦的话不可信，除了她，剧团里没有第二个人看见过继璜的身影。

只有小生继华过来拽花旦的旅行袋，他说，我给你去占个好床位，迟了你就只好睡在桌子上了。

花旦说，我怕，我不住在戏台里。

小生继华笑着说，小姐呀你怕什么？那么多人呢，女的睡里面，男的睡外面，中间拉了块旧幕布，这比住招待所有趣多了。

花旦仍然站在门口朝里面张望着，里面的灯突然亮了，原来在一片幽暗中晃动的人影都清晰起来，花旦终于把她的旅行袋交给小生继华，花旦说，夜里不要关灯，夜里一定要开着灯。

你到底怕什么？小生继华说，有我在你怕什么，有什么你喊我一声，见鬼抓鬼，见人抓人，你不用害怕。

花旦以袖掩面扭转过身子，她知道继华在调节她的紧张情绪，她想笑但怎么也笑不出来。我真是见鬼了，我刚才还看见继璜跟在汽车后面，现在又不见了，花旦说，他大概躲在哪儿了吧？他会躲在哪儿呢？

小生继华嗤地冷笑了一声，扔下花旦走了。

那只黑毡鞋是花旦临睡前在床下发现的，花旦刚脱了鞋又要下地，就把两只脚伸到床底下去勾鞋，没想到勾上来一只男演员穿的黑毡鞋，花旦便惊叫了一声，把旁边的女演员都吓了一跳。

一只黑毡鞋，你们看这只黑毡鞋。花旦踢掉了脚上的鞋，大声说，你们快看那只鞋呀！

女演员们围上去看那只鞋，有人把鞋倒扣着摇了摇，说，没什么东西，我以为鞋里有老鼠呢。又有人不满地数落花旦说，大惊小怪的吓人一跳，一只黑毡鞋，肯定是那边道具箱里掉出来的。

不是，花旦脸色苍白地爬下了床，她说，你们没看见那道红边吗？那是继璜的鞋，他跟我演《十八相送》都穿那双鞋，是继璜的鞋，他走时把那套戏装都带走了。

是继璜的鞋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也来塔县了吗？女演员们于是再次叽叽喳喳地议论起小生继璜来，每个人都相信花旦掌握着小生继璜出走的秘密，所以女演员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不时地朝花旦瞥上一眼。

花旦似乎四处搜寻着什么，她在找另一只黑毡鞋，但没有找到。奇怪，花旦嘀咕着把唯一那只鞋放在道具箱里，锁住了箱子，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花旦恍惚的目光扫过女伴们的脸，她说，我说过继璜一直跟着我们，你们却不相信，现在你们该相信了吧？

可是继璜他跟着我们干什么呢？老旦高声大嗓地说，他要是想唱戏就回团里来，何必要像个鬼魂似地跟着我们？

花旦默然无语，过了一会儿她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从道具箱旁跳过来，挽住老旦的胳膊，你们看那灯，灯丝在跳呀，花旦仰望着天花板跺着脚喊，别关灯，别让灯灭了！

然而电灯恰恰在这时突然灭了，女演员们已经被花旦惊惶的情绪所感染，灯一灭便齐声尖叫起来。有人朝幕布外面的男人们喊道，谁关的灯？快把灯打开！外面的男人们却幸灾乐祸地哄笑着，不知谁把一面铜锣扔了过来，眶当一声巨响把女演员吓得跳了起来。团长在混乱中敲起鼓，敲了一会宣布说，塔县一片漆黑，看来是县里拉了电闸，谁也别闹，都老实睡觉！

黑暗中的混乱渐渐平息，女演员们也安静下来，只有花旦惊魂未定，她始终拉着老旦的手不放，花旦不肯回到她的床上去，最后她钻进老旦的被窝时听见幕布那侧的男演员轮流发出怪叫声，鬼来啦，鬼来啦。女演员都骂开了，花旦捂着耳朵，她想他们叫她反而不怕了。

半夜里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，花旦睡不着，就专心地听着外面的雨声，她以为夜雨能够催眠，但是雨点打在戏台上就像打在她的耳边，花旦还是睡不着。她记得她从枕下摸到手表，还没看清手表上的时间显示，就听见了那阵奇怪的脚步声。脚步声来自上面的戏台，疾走三步，停顿，缓行三步，停顿，后退一步，然后花旦听见了继璜久违了的深情华丽的唱腔。

七里池塘送不走戏水鸳鸯
八里长亭留住了风中杨柳
我如今欲走还留
独不见小姐来送行

花旦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，她去推身旁的老旦：继璜又来了，你听，他在唱《十八相送》。老旦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地问，他在哪儿？花旦说，就在上面的戏台上，你快听呀。老旦说，我就听见外面在下雨呢，别疑神疑鬼的，早点睡，明天就要演出了。

老旦又睡着了，别人总是不相信她，即使他们听清了继璜的台步，这使花旦感到迷茫而孤单。花旦听见四周围都响着同伴们紊乱的鼾声和鼻息声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听见戏台上继璜的声音？有人醒着吗？花旦欠起身子对着黑暗轻声喊了一下。幕布那侧有了动静，一只手电筒的光从幕布缝里挤出来，对着花旦这边晃悠了几圈。花旦知道那是小生继华，她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但花旦现在无心和他出去干什么。

早晨天刚放亮，剧团的人就被一种尖厉的叫喊声吵醒了，是花旦在戏台上跺着脚尖叫。人们纷纷披衣奔出去跑上了戏台，他们看见花旦站在偌大的戏台中间，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身子在那里哆嗦，你们来看，花旦指着戏台上的一只鞋子喊道，你们快来看，是继璜的鞋！

又是一只男演员穿的厚底黑毡鞋，它被孤零零地遗落在戏台上，鞋面已经被夜来的雨淋得精湿，鞋帮内汪着半寸积水。

团长捡起那只鞋倒掉了里面的积水，他对花旦说，你能肯定是继璜的戏鞋吗？花旦点了点头，她说，继璜的那套戏装就是烂了我也认得出来。团长拎着那只鞋沉吟了一会儿说，他也来塔县了？塔县我认识好多人，他要是在这儿，我就能找到他，可是，可是他这样悄悄跟着我们想干什么呢？旁边有人打断团长的话说，哪儿是跟着我们？继璜跟着谁你还不知道吗？人们于是会心一笑，都转过脸去看花旦，花旦在许多人目光的逼视下双颊陡然飞红，你们别这样看着我，继璜的事跟我没关系，花旦捂着脸说，我们只是戏台上的恋人，我跟继璜没什么关系！

花旦后来独自站在戏台上远眺塔县景色，城外的七里池塘八里长亭清晰可辨，水光激湘之处柳梢滴翠，那里正是花旦想像中的《十八相送》的布景，花旦记得他们在排演《十八相送》的时候继璜曾说过，这出戏应该去塔县唱。他的话当时听来没头没脑，现在看来却隐伏着玄机。花旦突然想到继璜的去而复返与那出戏有关，十八相送，十、八、相、送，继璜在那个暴风雨之夜不辞而别，她竟然没有为他送行？花旦想这一年多来她愁肠辗转心如秋水，放不下的就是这件事。花旦凄然一笑，甩了几个水袖，几句哀婉的唱词也在戏台上荡漾开来。

七里池塘不见了水
奴家的话儿还说不出口
八里长亭走到了头
郎呀，你的心思才吐了一半

剧团在塔县的演出差点砸了锅，起初是花旦称病缩在台下不肯登台，团长看见她脸上画过了戏妆，绣衣只穿了一半，另一半却坚决不肯穿了，团长断定她没病，只是情绪失常，他就挥舞着一根棍子把花旦逼上了戏台。

那天花旦与小生继华合演《断桥会》，但花旦穿的不是白素贞的月白色戏装，而是《拷红》里红娘穿的青缎裤，花旦亮相时台下的戏迷便起了小小的骚动，及至后来，戏迷们发现那个台上的花旦神情恍惚，步履踉跄，更奇怪的是她的念唱与《断桥会》毫不沾边，台下的人就一齐大声喝起倒彩来。

花旦掩面逃到了后台，团长冲上去想掴她的耳光，看见花旦失魂落魄的样子又忍住了，你撞见鬼啦？团长怒吼道，让你唱《断桥会》，你怎么唱起《十八相送》来了？

是十、八、相、送。花旦惊惧地望着周围的人，她说，这回你们看见继璜了吗？他在戏台上，他在跟我唱《十八相送》。

哪来的继璜？是继华在台上。老旦示意众人安静，她走过去摸了摸花旦的额头，半晌无言，后来老旦把众人叫到一边，严肃地宣布了她的发现。花旦患了相思病，老旦说，她肯定患了相思病，她想继璜想疯了。

不管她什么病，这种样子不能登台演戏了，剧团团长最后气恼地挥了挥手，换人，换戏！

花旦的戏目就这样被换掉了，所以在塔县的最后几天里，花旦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。人们注意到花旦美丽的容颜日见憔悴，花旦不再演戏，但她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比戏台上更显柔弱凄丽。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患了相思病？同伴们仍然像以前一样照拂着花旦，但是不再有人愿意听她说小生继璜了。我看见继璜了，你没看见他吗？每当花旦这样问别人，别人就支支吾吾地一走了之。

花旦邀小主继华一起出去逛街，继华犹犹豫豫的推说上午要排练，不难看出继华对花旦的爱慕已经被她的病阻退了。花旦站在门边凝望着继华，转身之际两滴清泪已经挂在腮边，都以为我有疯病，花旦拭着泪说，连你也以为我有疯病，也罢，就算我有病吧，从今往后你们谁也别来理我了。

花旦轻移莲步独自朝街市走去，走出去没多远小生继华尾随而来，继华说，我不排练了，还是陪你散散心吧。花旦只是回过头瞥了他一眼，说，我有病，你为什么还来跟着我？小生继华无言以对，跟在花旦身后走着，突然看见花旦的手从身后伸过来，翘着一颗兰花指，小生继华会心地握住了花旦的手，继华说，你的手好冷。花旦说，我有病，我的手当然冷。继华刚想说些轻松的话题，突然觉得花旦的那只手剧烈地颤索起来，她的声音也在颤索。继华的手更冷，昨天夜里继华握住了我的手，花旦说着把整个身体都倚偎着继华，告诉你你又不相信，夜里他握过我的手，你们不会相信的，继华他的魂灵一直跟着我！小生继华无可奈何地笑了笑，他知道无论怎么也改变不了花旦的错误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刺了花旦一句，你是说继华死了？他要不死怎么会有魂灵？花旦这时候突然站住了，双手捂住胸口，求求你别吓我，她说，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我只知道他一直跟着我，十、八、相、送，你懂吗？

他们路过了塔县的旧货市场，他们本来是想穿过旧货市场去路口买水果的，但花旦突然像一根木桩呆立在一个卖帽子的小摊前，脸色苍白如纸，手指着一顶旧青纱帽，却说不出话来。继华上去拿起那顶帽子问道，你要买这顶帽子？花旦摇着头，手指仍然指着那顶帽子，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叫出了声：那是继华的帽子！继华一愣，说：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帽子？花旦叫：是继华的帽子，他的戏装我都认得出来，快问问那个卖帽子的人，他从哪儿弄来继华的帽子？

卖帽子的小贩脾性火爆，他明显懒得回答两个演员的问题，一顶旧帽子，别人卖给我，我卖给别人，你管我从哪儿弄的？小贩从继华手中抢过那顶青纱帽，他说，想买便宜给你了，不买就快走，你们把帽子揉来捏去的，让我卖给谁？

卖给我吧。花旦躲在继华的身后，但她的手伸过去抢回了那顶帽子，花旦把帽子重新放回继华的手里，她说，把它带回去让服装师傅看看，是不是继华的帽子，我说了你们不相信，他说你们就该相信了。

小生继华记得起初是他抓着那顶帽子，他们朝水果摊走的时候天空突然阴沉下来，他们想买了水果就该回去了，但事情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神奇，让你来不及细想其中的因由。继华记得他在一筐杏子里挑拣杏子，他把那顶青纱帽随手放在一只倒扣的空箩筐上，就在这时候狂风乍起，他先是看见那顶青纱帽被风卷起来，飞旋了一段距离，紧接着花旦就扔下了手里的满把杏子，抓住它，抓住继华的帽子！花旦尖声叫着从继华身边冲过去。花旦追赶帽子的身姿让继华万分惊愕，她跑得那么快那么疯狂，继华无法相信那就是他曾经爱慕的柔弱多情的花旦，这个瞬间他忽然意识到花旦对继华的爱恋有多深，它现在终于变成了疯狂。

小生继华目睹了那件奇事的过程，他看见狂风挟卷着那顶帽子，就像挟卷一片树叶，帽子有几次落在花旦脚下，但花旦始终抓不住帽子，继华觉得风或者帽子比花旦的奔跑更为疯狂，他看着他们一齐在满地黄烟中消失。继华曾经想去追赶花旦，他说他跑到路口暴雨就落下来了，塔县湮没在一片烟雨之中，他根本不知道花旦往哪儿追赶那顶帽子，他不知道花旦跑到哪里去了。

花旦一夜未归。剧团的人第二天全体出动去寻找花旦，小生继华带着几个人去了塔县城外的七里池塘，一个捕鱼的老翁说他昨天确实看见过一个手捧青纱帽的女人，但是令人纳闷的是捕鱼老翁声称还有一个男的，他说昨天有一男一女挽着手从七里池塘边走过，昨天风大雨急，但那对男女手挽着手，风把柳树枝都吹断了，却吹不开那对男女如胶似漆的身影。

还有一个男的？小生继华脸上布满疑云，他说，那个男的，那个男的不是鬼魂吧？

哪来什么鬼魂？捕鱼老翁不满地瞪了小生继华一眼，我亲眼看见他们走过去，哪来什么鬼魂？告诉你了，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两个人！

小生继华所在的剧团后来再也没去过塔县，这年夏天青衣去塔县探亲，回来时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青衣说塔县那个大戏台现在常有一对夫妻档在唱戏，女的就是花旦，男的就是失踪了的小生继华。青衣最后卖了关子，她说，猜猜他们俩唱哪出戏？众人都说，那还用猜？肯定是《十八相送》。

确实不用猜了，现在剧团的人都知道花旦和小生继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搭档，他们不再去回忆那双黑毡鞋那顶青纱帽以及花旦古怪的相恩病了，所有目睹了这场传奇的人都开始相信，有些人的爱情比戏文更缠绵更动人。只有小生继华在别人谈论此事时不为所动，保持着缄默，他对花旦和小生继华的传说充满怀疑。有一次他忍不住把青衣拉到一边，说，别再

编造那对男女的故事了，他们早就成了塔县的鬼魂！
小生继华出语惊人，我们所有人都被他吓了一跳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